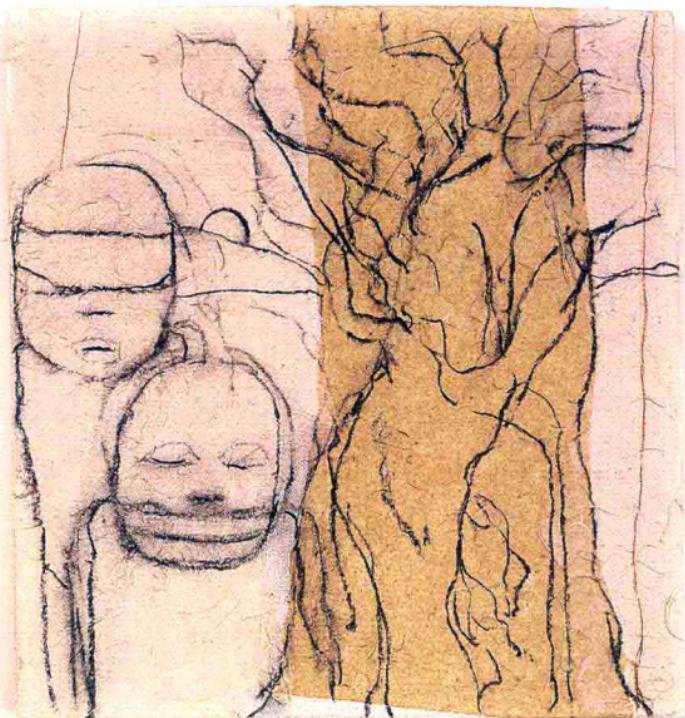


Samuel Beckett

萨缪尔·贝克特



等待戈多

余中先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萨缪尔·贝克特

等待戈多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贝克特作品选集. 6, 等待戈多/(爱尔兰)贝克特(Beckett, S.)著;余中先译. 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13.12

ISBN 978 - 7 - 5404 - 6466 - 0

I. ①贝… II. ①贝… ②余… III. ①文学－作品综合集－爱尔兰－现代②话剧－剧本－爱尔兰－现代 IV. ①I562.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61995 号

等待戈多

著 者:萨缪尔·贝克特

译 者:余中先

出 版 人:刘清华

责任编辑:唐 明 吴 健

装帧设计:CANTONBON

出版发行: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410014)

网 址:www.hnwy.net

印 刷: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4.75

字 数:74 千字

版 次:2013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 - 7 - 5404 - 6466 - 0

定 价:15.0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等待戈多

萨缪尔·贝克特

等待戈多

余中先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SAMUEL BECKETT
EN ATTENDANT GODOT

© 1971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
根据午夜出版社 1971 年法文版翻译
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

《等待戈多》于1953年1月5日在巴黎的巴比伦剧院首演，由罗歇·布兰导演，出场的演员如下：

爱斯特拉贡	皮埃尔·拉图尔
弗拉第米尔	吕西安·兰堡
幸运儿	让·马丁
波卓	罗歇·布兰
一个小孩	塞尔日·勒库安特

第一幕

乡间一条路，有一棵树。

傍晚。

爱斯特拉贡坐在一块石头上，想脱下鞋子。他用两只手使劲地拽，累得直喘气。他筋疲力尽地停下来，一边喘气，一边休息，随后又开始脱鞋。同样的动作。

弗拉第米尔上场。

爱斯特拉贡：（又一次放弃）真拿它没办法。

弗拉第米尔：（叉开着两腿，迈着僵硬的小步，走近）我开始相信了。（他停住不动）

我一直怀疑这种想法，我心里说，弗拉第米尔，你要理智一些，你还没把一切都试过呢。于是，我就继续奋斗。（他沉思，梦想他的奋斗。对爱斯特拉贡）嗨，我说你呢，你又来啦。

爱斯特拉贡：你以为呢？

弗拉第米尔：我很高兴又见到你了。我还以为你一去就不再回来了呢。

爱斯特拉贡：我也一样。

弗拉第米尔：为了庆贺一下这次相聚，做点什么好呢？（他思索）站起来，让我拥抱一下你吧。

他把手伸给爱斯特拉贡。

爱斯特拉贡：（有些恼怒地）过一会儿，过一会儿。

沉默。

弗拉第米尔：（觉得被冒犯了，冷冷地）我可不可以知道，先生是在什么地方过的夜呢？

爱斯特拉贡：在一条沟里。

弗拉第米尔：（十分惊诧）一条沟里！在哪里？

爱斯特拉贡：（并没有做什么手势）那边。

弗拉第米尔：他们没有揍你吗？

爱斯特拉贡：当然揍了……不过不太厉害。

弗拉第米尔：还是那帮人吗？

爱斯特拉贡：还是不是那帮人？我不知道。
 沉默。

弗拉第米尔：我只要回想起……从那之后
……我就在心里问自己……要不是有我的话
……你已经变成了什么样……（果断地）眼下，
你恐怕早就成了一小堆白骨，一点儿不会有错。

爱斯特拉贡：（被击中要害）那后来呢？

弗拉第米尔：（丧气）对单独一个人，这
实在有些过分。（略顿。兴高采烈地）从另一
方面来说，现在泄气又有什么用，我就是这样
对自己说的。老早老早地就应该想到了，早在
1900年前后。

爱斯特拉贡：够了。快帮我把这见鬼的玩
意给脱了。

弗拉第米尔：咱们还不如手拉手从埃菲尔
铁塔上跳下来呢，当第一批跳塔的人。那样的话，
咱们还算很体面。可现在，为时已经太晚了。
他们甚至都不会允许咱们爬上去。（爱斯特拉贡使劲地拽他的鞋）你在干吗呢？

爱斯特拉贡：我在脱我的鞋。你，你难道
从来就没有脱过鞋？

弗拉第米尔：我早就对你说过，鞋子是要
每天都脱的。你本该好好地听我的话的。

爱斯特拉贡：（微弱地）帮帮我吧！

弗拉第米尔：你脚疼吗？

爱斯特拉贡：脚疼！他在问我是不是脚疼！

弗拉第米尔：（有些激动地）好像这世界上只有你才脚疼似的！我难道就不算是个人吗？我倒要看一看，你要是受了我的那些苦，你还能怎么着。你可能会告诉我一些新鲜事。

爱斯特拉贡：你也脚疼过？

弗拉第米尔：脚疼！他在问我是不是脚疼过！

爱斯特拉贡：（伸出食指）这可不是一个理由，让你可以不扣扣子。

弗拉第米尔：（弯腰看）真的没扣啊。（他扣扣子）生活小事不可随随便便。

爱斯特拉贡：你要我对你说些什么呢？你总是要等到最后一刻。

弗拉第米尔：（若有所思的）最后一刻……（他沉思）那很长久，但是，那将很美好。这话是谁说的呢？

爱斯特拉贡：你不愿意帮我吗？

弗拉第米尔：有时候，我在心里说，那还是会来的。这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很滑稽。（他摘下自己的帽子，瞧了瞧里头，伸手进去摸了一圈，摇了摇，又把它戴在头上）怎么说呢？轻松，但同时又……（他搜索枯肠地

找着字词）畏惧。（有些夸张地）畏——惧。（他又摘下帽子，瞧了瞧里头）这是怎么说的呢！（他拍打着帽子，仿佛要从里面抖落出什么东西来，又瞧了瞧里头，把帽子重新戴在头上）最终……（爱斯特拉贡使尽了吃奶的力气，终于脱下了一只鞋子。他瞧了瞧里头，伸手进去摸了一圈，把它倒过来，摇了摇，往地上瞧了瞧，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从鞋子里落下来，结果什么都没发现，便又把手伸到鞋子里，两眼茫然无神）怎么回事？

爱斯特拉贡：什么都没有。

弗拉第米尔：让我看看。

爱斯特拉贡：没什么好看的。

弗拉第米尔：试试再把它穿上。

爱斯特拉贡：（仔细察看着自己的脚）我要让它稍稍再透透气。

弗拉第米尔：瞧瞧，好一个家伙，自己的脚有问题，反倒怪起鞋子来啦。（他又一次摘下帽子，瞧了瞧里头，伸手进去摸了摸，摇了摇，又拍了拍，往里吹了吹，又把帽子戴上）这变得让人担心起来。（沉默。爱斯特拉贡晃动着他的脚，让脚趾头分岔开来，好让空气更好地从中流动）窃贼中有一个得救了。（略顿）这是个合理的百分比。（略顿）戈戈……

爱斯特拉贡：什么？

弗拉第米尔：咱们是不是要忏悔一下？

爱斯特拉贡：忏悔什么？

弗拉第米尔：这个嘛……（他寻找着合适的字词）咱们用不着说得很细。

爱斯特拉贡：说说身世？

弗拉第米尔突然开怀大笑起来，但立即就止住了笑，他把手放在阴部上，脸部肌肉有些痉挛。

弗拉第米尔：甚至连笑都不敢笑了。

爱斯特拉贡：你说到了一种剥夺。

弗拉第米尔：只能微笑。（他的嘴角一咧，荡漾出一种夸张的微笑，凝止住，持续了好一会儿，然后突然消失）这可不是一码事。不过……（略顿）戈戈……

爱斯特拉贡：（恼火地）怎么啦？

弗拉第米尔：你读过《圣经》吗？

爱斯特拉贡：《圣经》……（他思索）我应该瞧过那么一两眼。

弗拉第米尔：（惊讶地）在没有上帝的学校里？

爱斯特拉贡：我不知道它是有上帝还是没有上帝。

弗拉第米尔：你一定是跟弄芝麻菜^①混淆了。

① 芝麻菜是法国一个监狱的名字。

爱斯特拉贡：很可能。我还记得圣地的地图。彩色的。很漂亮。死海是浅蓝色的。光是两眼直直地瞧着它，我就已经口渴了。我心里说，那里正是我们要去度蜜月的地方。我们要去游泳。我们将很幸福。

弗拉第米尔：你本来应该是个诗人。

爱斯特拉贡：我本来就曾是个诗人。（手指着他的破烂衣服）这还看不出来吗？

沉默。

弗拉第米尔：我刚才说什么来着……你的脚怎么样啦？

爱斯特拉贡：它肿了。

弗拉第米尔：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盗贼的故事。你还记得吗？

爱斯特拉贡：不记得了。

弗拉第米尔：要不要我给你讲一讲？

爱斯特拉贡：不要。

弗拉第米尔：这样可以消磨时光。（略顿）那是两个盗贼，跟救世主同时被钉上了十字架。他们……

爱斯特拉贡：什么？

弗拉第米尔：救世主。两个盗贼。他们说，其中一个得救了，而另一个……（他寻找着“得救”的反义词）……受到了惩罚。

爱斯特拉贡：从什么地方得救？

弗拉第米尔：从地狱中。

爱斯特拉贡：我走啦。

他并没有动。

弗拉第米尔：然而……（略顿）这是怎么回事……我希望我这么说没有让你厌烦，你没有厌烦吧？

爱斯特拉贡：我没在听。

弗拉第米尔：这是怎么回事，在四大福音书作者中，只有一个谈到了这些事？他们四个人当时可都是在那里的——总之，离那里不太远。而只有一个人谈到了一个盗贼得救。（略顿）喂，我说，戈戈，你总得时不时地答应我一声吧。

爱斯特拉贡：我听着呢。

弗拉第米尔：四个里头只有一个。至于其他三个，有两个根本就没有谈到，第三个说，他们那两个盗贼都痛骂了他。

爱斯特拉贡：谁？

弗拉第米尔：什么谁？

爱斯特拉贡：我什么都没弄明白……
(略顿) 痛骂了谁？

弗拉第米尔：救世主。

爱斯特拉贡：为什么？

弗拉第米尔：因为他不肯救他们。

爱斯特拉贡：救他们出地狱？